■责任编辑：武娟　■版面设计：元之笠　■责任校对：张君梅　■编辑邮箱：9374941676@qq.com　■联系电话：15044792334　5160311

达拉特快讯

响　沙
XIANG SHA

2020年7月14日 星期二

乡土情怀

来一碗红润滚烫的老砖茶

林金栋

瞎人定有他的瞎处，你比如说上街看车，我根本分不清宾利和比亚迪、吉利帝豪和凯迪拉克商标的区别，看不出爱马仕、路易威登这些世界名包和我在达旗北国商城地摊买的包包的不同。就说喝茶吧，高端的人要喝龙井、铁观音或者普洱什么的，而且要喝当年上市的新茶，懂茶道的人更会去茶楼享受身着唐装的姑娘表演的茶道，洗茶、逗茶、斟茶，令人眼花缭乱。而我却总喜欢物美价廉刻着大大的“川”字的老砖茶那独有的味道，大碗大碗地喝进去，那才解渴过瘾。

中国是茶的故乡，但茶主要产自南方，像我们鄂尔多斯高原这样的北方地区是不产茶的。过去，我们这里不产蔬菜，我的老祖宗一日三餐以炒米、奶食、酥油、牛羊肥肉为主食，不仅燥热，而且含有高热量的脂肪。老天总会恩赐对他无限虔诚的庶民百姓，老砖茶具有生津止渴、清心提神、暖身御寒、化食解腻等神奇的功效，自然是老祖宗们不二的选择，所以鄂尔多斯人特别是蒙古族同胞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那一块块方方正正的老砖茶不仅是他们上待亲朋好友最好的东西，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资料。

我原以为川字大砖茶一定是产自四川，但后来才知道其实来自湖北的羊楼洞。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到羊楼洞设庄，三玉川和巨盛川商号生产的川字牌砖茶在西北地区消费者中具有极高的知名度，鄂尔多斯人认死理，就喝川字牌子的砖茶，一直喝到现在余兴未尽。

我一直想弄清楚，在交通信息极不发达的古时候，老砖茶是怎样从遥远的南方运到我们这里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看着不像。突然想到那一年去山西祁县转悠，在昭馀古城的长裕川茶庄看到的那块“晋商万里茶道中心”题刻。晋商以其雄厚的财力、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肯于吃苦、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在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道，货行天下、汇通天下。其中南起闽赣鄂，经祁县、杀虎口到达包头、归化，再向西北到了西亚、俄国的国际商道，以输出茶叶为主，称作中俄茶叶之路，又被称作万里茶道。可见老祖宗们喝这口老砖茶可真不容易，精明的晋商又从我们这里换走了多少牲畜、皮张、毛绒。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农村人朴实得就像那碗老砖茶橙红清亮，纯正陈香。农村人接待高亲贵客，一定有一碗老砖茶。

我小的时候，国家困难，物资匮乏，那时只有过年时，供销社才会给每家每户供应五毛钱一小块的川字牌老砖茶，有的人家可能不买四毛钱的半斤散白酒，但这川字牌老砖茶却是一定要买的。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正月初二，亲戚们便可走出家门相互走转拜年了。一大早，家里就来了尊贵的客人，一番寒暄之后，赶快铺好黑纱毡请客人上炕，挖一升炒米，整一盘油糕蛋蛋摆在擦得铮明瓦亮老祖宗留下来的八仙桌上。此时，炉火已烧得彤红，正是熬茶的最佳时候。茶，必须现熬，才鲜才香才够味。

买回的老砖茶方方正正、瓷瓷实实，不像其它茶叶一样想用多少取多少，需要提早分解开来。如办红白事宴，茶叶用量大时，主人就会把整块的茶叶放在碓臼里捣成小块块，然后放在一个陶罐里密封，以备待用。而日常用量少的就无需这样大的动作了，只需用剪刀、改锥等利器顺着砖茶的纹路一片一片撬下来。如果茶叶太瓷实，可在热干锅里烤一烤，茶块就会变酥，这样撬茶叶就变得容易些，否则，就会弄成一堆碎脑脑，熬出来的茶总会飘着一些黑圪棂棂，看相不好。

喝老砖茶，不同于绿茶、红茶的冲、沏、泡，功夫就在一个熬字上，熬茶的工具可以是大铁锅，可以是小铝壶，但最好是铜壶，如同漏半肉用铜锅一样，洗脸盆也能漏，但感觉和味道决不一样，甚有甚的哈数。把水烧开，根据客人的多少，放入茶叶，就开始进入熬茶环节，这里的关键是时间长短的把握，这当然和火的大小、水的多少有直接关系，但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有人喜欢喝稍淡一点的，有人则喜欢浓酽一些的，所谓七嘴八舌头，众口难调。茶水沸腾起来，茶水逐渐红润起来，由淡红色变成深红色，用铜勺扬几下，茶沫自然消失。这时候，还要根据口味放点盐巴，坊间有句话：茶无盐不如水，人没钱不如鬼，老砖茶喝的就是这个淡淡的味味。

喝老砖茶要武喝不要文喝，没有繁文缛节，就是要牛饮，碗就是做席面子用的大瓷碗，一人捧着一个大碗，嘶溜嘶溜大口大口地喝，三碗五碗不少，十碗八碗不多，喝出了鄂尔多斯人的豪爽和热情。几大碗热乎乎的老砖茶下肚，肚里的冷气出来了，打着嗝儿，心也热乎起来，自然话儿也就多了起来，说着今年的收成，来年的打算，久听不厌的小时候的故事，村子里的奇闻异事，一切拉就是半黑夜，仍然余兴未尽。

砖茶熬好后加入鲜奶就成了独具草原风味的奶茶，奶茶现在已经不是蒙古族兄弟的专利了。在我们鄂尔多斯，好多汉族人办事宴，在晚宴开始前也“喝大茶”，不只是奶茶，还有炒米、馓子、手把肉、奶皮、酪蛋子，满满泡上一碗，底子垫得铁硬，晚上拧上一瓶鄂尔多斯绿卜浪或者达旗的黑儿马马也没多大问题。这些年，我在康巴付陪读，有时候也照猫画虎，自己熬奶茶，煮羊肉、买点奶食品，三打一胡搅，感觉味道也不错，主要是省事，免去了厨房之劳。

老砖茶还是鄂尔多斯人礼尚往来不可缺少的礼品。小伙子谈对象，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需要上准岳父家的门了，礼品肯定是少不了的，一只大山羊子，两条烟，两瓶带红毛绳绳的烧酒，再就是两块川字老砖茶了。生产队里奖励优秀牧工，也是一块老砖茶，物美价廉，实用。

每每到饭馆子里吃饭、喝酒，我总要央求服务员来一壶老砖茶，不止成了习惯，甚至成了毛病。

清浅时光

陌上柳花开 伊人不相识

闫莉枝

“红柳花开，雨要到来”。这段时间雨水特别多，频繁的让人防不胜防，前一刻还艳阳高照，后一秒就疾风骤雨。早晨你或许还在疑惑地上昨夜残留的雨迹，遂不防又是一阵小雨疾来。午间前后，落日余晖中，雨水噼哩啪啦的想来就来，说走就走，空气中湿湿的水气让你的呼吸和肌肤舒畅起来。我喜欢这样的天气，这样的天气让我想起母亲常说的谚语，也恬念起了村子里面的那些红柳，她们也该竞相开花了吧。

当年，父亲把房子建在村子的最东头，往西二三百米跳过一道土坝才是村里密集的民宅。夏日里与葱绿的庄稼撞色的，是我家东墙外不远处的一片方圆几十亩大盛开的红柳林。红柳棒状的花枝开在冠顶，粉红色的花萼未绽放时，似细碎的花米铺落有致挤满暗红色枝条，一粒粒镶嵌成串，一串串密插成枝；花苞打开后，可瞅得到纤巧的花蕊和薄若羽绸淡粉娇弱的花瓣，推推挤挤，磨肩接踵。花枝是密密匝匝的，一支支或俏皮远跳、或低首娇羞，在针状厚醇的绿叶若隐若现托衬下，远远望去，是夏日裝点塞外的一抹胭脂，是身着青罗裙的少女头顶如霞般的纱巾，是清冽绿波上的火焰，与天上的骄阳相和，为贫瘠盐碱地的夏季燃起一片片炫烂，描绘了整个繁华，在我童年生活中写下一片华丽。

从蔚蓝而空际的天宇到碧绿繁荣的大地，红柳细碎成串的粉色柳花诱惑着蝴蝶和儿时的我；枷花搂柳，轻狂蝴蝶。我幼小的身躯穿梭在疏离的林间，红柳湿润而柔软的暗红色柳条拂过我同样稚嫩微红的肌肤。顽劣的蝴蝶原本多情，她扇动着绚丽斑斓的翅膀，这边飘晃，那边停停，穿梭在林间，得意的从我指间溜走，却又在不远处停落，让我一次次失望，又一次次生起追逐的欲望。蜜蜂比较专一，停在一枝花上，俯首弓腰，嗡嗡自语，细细地数着花蕊，品着那一缕缕淡淡的幽香。儿时的我应该是闲人一枚，虽然也帮家里打打猪草，放放牛羊，但上有两个长姐，一个长兄，物质生活虽不富裕，精神世界却也道遥自在；采花东墙下，悠然望北山。绵绵的大青山亘古地横卧在黄河北岸，在烟雨萦绕的夏季，隔河相望的红柳花也如约而来。

林子大了，鸟自然就多了。多年后，我仍然会梦到自己在红柳林里不停的转悠，鸟儿在林间草地的枝杈间敏捷的穿梭，躲藏。而我呢？被枝条挡住，磕磕绊绊又锲而不舍地追逐，最终一无所获。野外的鸟是难逮到的，但是自家的老母鸡会带来额外的惊喜，总会在某棵红柳的树根下藏匿着几颗鸡蛋，意外的收获平添了更多的乐趣。更有甚者，全家以为已经走丢了的母鸡，过上二十多天，竟然耀武扬威的从红柳林中领出一窝小鸡，阅兵般的在自家院落里叽叽咕咕的溜达。

红柳花季很长。6月到9月红柳盛装度过了整个夏季，既是晴雨表，又是很好的蜜源。在我童年的某一个夏天，有南方养蜂的“侉侉”（针对他们难懂的方言而叫）来柳林边搭起了帐篷，成堆的蜂箱和成群的蜜蜂平添了更多的热闹。偶尔那些“侉侉”也来家里借些工具使用，于是和大人之间熟络起来。互相礼尚往来，便用妈妈做的内蒙特产“米窝窝”到“侉侉”的帐篷里换回来甜甜的纯天然蜂蜜。

冬天的红柳林就比较萧萧了，夏季活跃的蜜蜂和蝴蝶消失了身影。我却乐意在温和的冬日仍然穿梭在干枯坚硬的红柳林间，如饶嘴的熊大熊二一般找寻着挂在枝干上的蜂巢。蜂巢是可以找得到的，但大都干枯了，而我乐此不疲的应该是享受寻找的过程。下雪后，林间铺上了厚厚的积雪，枝上挂满了晶莹松软的雪花，是大自然慷慨为我童年打造的“冰雪童话世界”。用手摇一摇素装银裹的红柳乔木，扑簌簌抖落一世界的童语笑声。总感觉童年时候的冬日早晨雾气很大，白雾中的红柳林更添神秘，太阳从柳林后弱弱地升起来，缓缓拔开浓雾，便可见到林间雾凇千姿百媚，一片白茫茫的如梦似幻。

那时，村里家家户户盛菜担土的箩筐都是用红柳编的。记得冬天农闲后，父亲去林子里选一些粗细适中，枝条顺溜的红柳枝砍回来，把它的小枝小权修理掉，然后把它们放在水里面浸泡几天，等它们坚硬的枝条变软以后，父亲便连着几日坐在冬日的火炉旁编制各式各样的箩筐。编的时候，柳条又会变硬，父亲会拿它在火上烤烤，柳条就会柔软起来，箩筐也编的紧致些。担土装草的筐是比较粗糙的，提菜装豆的就要精巧细致，有时会专门编几个小箩筐让我们孩子用——那便成了我们个人专有的财产。红柳材质坚硬，编好的箩筐比沙柳的要结实耐用。

现在母亲家附近的那片红柳林已经被分给了各家各户，大部分人家铲平后变成了耕地，只剩下零星的几株已经长高变老的红柳，与我一起彼此寄托着童年的记忆。

沿着田埂小径去寻找那零落的红柳，遇到一位50多岁的妇女，看那眉眼似曾相熟，却也一时叫不上称谓来。彼此招呼后才知道是邻居家的嫂子，年轻时白皙圆润的脸庞，已经变得黝黑而苍老，丰满的身体也已经臃肿走形，真的是陌上花又开，伊人不相识了。绿油油的庄稼地，在眼里是静默的水彩画，远远的有一眼机井正在抽水浇地，高高弯起的水管，似仰首的水龙，喷出喇叭状汹涌的水柱，落在井前的水塘，溅起晶莹剔透的水雾，波动的阳光里听得到“呼哧”的水声，浇滚了暑天燥热的空气。

独自一人踱睹田间，原本以为人在画中走，却不知已是画中人！

听说我要在鄂尔多斯的戈壁草原上筹建一个民宿，很多朋友觉得我脑子进水了，纯粹是文艺青年不切合实际的空想。在他们的心里，风景的概念里根本没有苍凉的一席之地，苍凉是一种端不上台面的东西，所以他们才会非常不解地质问我：难道让人来看苍凉吗？

我听到这样的问话，基本都非常肯定地说：对！我就让人们知道，苍凉也是一种风景！对于那些看够了山清水秀的眼睛，苍凉是另一种震撼。从美学的角度，那种夹杂着空旷和孤寂，沧桑和荒芜的东西才是一种洗礼。

我出生在大漠深处，那些关于童年和故乡的记忆里，都有着一丝苍凉的底色，这种底色从最初的逃遁渐渐变成了我人到中年的想念，想念迎风立着那条每天用久到重逢的大风迎接我的黑狗，想念戈壁滩上那些被风沙磨出来的五彩石头，想念那古堡一样的断崖和苍龙一样的老树，想念浸染在落阳里的辽阔，以及阡陌相交的羊道和带着奶香的炊烟。这些长在童年的景象渐渐变成了我对故乡琐碎而丰满的描摹。

在这苍凉的底色上，我一直在做着一个关于江湖和武侠的梦想，我想建一座自己的龙门客栈，让那些漂泊的灵魂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过客，也都是旅人，都有一身历经江湖风雨的人生，策马而来只为安抚那些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豪迈到没有边际，粗犷到无法无天，去他妈的那些成人世界里的尔虞我诈。褪去铠甲，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给心灵放一个小长假。

不用伪装，不用掩饰，不必看谁的脸色，也不必听谁的指挥。三五志趣相投的人在这大漠深处坐在落阳里，把自己交付给自然，发呆的理所当然，沉默的理直气壮。

入夜，点一盏马灯，门外立一块牌子，上书一行大字：要打滚出门外打去！屋内，壁炉微红，炉上浓茶热气腾腾，雾气中可以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言不合就唱歌。或者靠在落地窗前席地而坐，闭目或者远眺，外面可以风声鹤唳，可以月色如水，让岁月洗涤自己的内心，让灵魂打一个盹儿。这里是江湖，这里也是渡口，这些只有苍凉才能镇住的粗犷和豪迈，野性和柔软，才能真正明白出发即归来的道理。你终于明白那些曾经让你你念念不忘的沧桑，不过就是飞雪中行进过的街头，为了情义挺身而出留在身上的疤痕，孤雪零的放包上飞过的苍鹰，老树下静穆的马匹，从风里传来的几声长调，这些无法描述的场景，都是苍凉才能担负的壮丽。

随着年龄的增长，深信一个成年人经历一次苍凉的洗礼，才算是一次真正成人的礼仪和标准。每当看到大自然中苍凉的那一面，我常常会被一种悲壮，一种不朽，一种震撼，一种激荡感染。才觉得人类的渺小和内心的富足，才有了那种不为物喜不为己悲的从容和淡定。

天下的繁华和喧嚣就如高潮过后的盛宴，总要散去，总要冷清。那些震撼你内心的不一定是小桥流水，你情我浓，笑意盈盈，而恰恰让人刻骨铭心的往往是那一地月色的清澈，长途跋涉后的沉静，默默无语的凝望和荒芜后的葱茏。

苍凉是一种深沉的美，它是丰富后的沉淀，博大后的沉默，历练后的坚韧，深沉后的悠远。小桥流水、哀哀怨怨难断不来苍凉，真正的苍凉都是用荒芜、孤傲、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成就的；都是用春风不度，西出阳关的悲壮渲染出来的；都是用大山大峰，大江大河，大漠大湖，大风大雪的缺憾之美提炼出来的。真正的苍凉是博大，浑厚，壮观，是西风古道的荒凉，是大漠戈壁的广袤，是高原湖泊的清澈，是经幡猎猎的神秘。

真正的苍凉都是大词，是苍天般的隔壁滩，是长调唱不到的天边草原，是云朵的故乡，是风的老家，是语言无法描摹的深远和厚重。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孤独，是沧海一粟的微不足道，才配得上这勾魂摄魄的苍凉之美！苍凉是青山老去，丹青逝颜，雁群散尽，唯独留下的一地空旷；是凄凄芳草，倏忽而逝。冰封起风，望眼欲穿的深沉；是柔肠寸断，缠绕陌上，马蹄声声，孤影自怜的惆怅；苍凉是夕阳入暮，江湖不远，伊人寂寥，一醉千愁的清高，苍凉也是一种景致，是上苍赐予我们的博大之美。

苍凉不远，我们江湖见。

儿时，在狭窄的村巷里，在古朴的房舍中，在错落的树木间，总能看到袅袅升起是炊烟，总能闻到香味扑鼻的饭菜……

有炊烟升起的地方便有家。围着的砖瓦院墙，忙碌的男人女人、调皮的孩子、一头慵懒的猪、一只凶恶的狗、一只温顺的猫，组成了一个幸福温馨的家。他们打磨着自己的一片天地，岁月也打磨着他们。

炊烟中的女人们箍着五颜六色的头巾，一身人间烟火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花落花开。炊烟还打着每户人家各自不同的标记，如果仔细分辨，会从或浓或淡的质地，或黑或黄的颜色，或清香或浓烈的气息中，知道锅里煮的是玉米粥还是小米饭。甚至还会看到粗糙的小饭桌上摆着的几样小菜，以及盘子上面冒着的热气。农家日子，仓廪丰实，俱在烟火明天之间。

走进记忆里的村庄，耳边首先传来的是母亲的呼唤，这呼唤多与炊烟有关。饭熟了，回锅的热气还在氤氲，灶膛里的炭火还没有熄尽。猫儿、狗儿嗅着热气聚拢过来，围着小方桌，吐着舌头，尖着嗓子表达着对主人的赞美和生活的热爱。可孩子还不知在哪个角落里疯跑呢。于是，呼唤在薄薄的暮色中穿行———附带着浓浓的饭香，从每户人家的灶下飘出来，夹杂着被烟呛了喷嚏的咳嗽，仿佛有生命的东西，在天空中游荡、飞行、搜寻，它一头牵着母亲的担心，一头拴住孩子顽顽的脚步。在炊烟中，声音和影像交织成一张网，很快就把小小的村庄，柔软而严实地罩住了。

喜欢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诗句，这正是农家一幅恬静的生活画面。诗人笔下的农家景色是那样的清新、淳朴，村居生活是如此静穆、安闲。

世事的变迁，透过缝隙间的阳光，透过迷雾中的时空，透过那些残墙碎瓦，斑驳的旧屋，让人感慨不已。祖辈人用一生诠释地老天荒，将岁月书写在那一片土地上，续写着自己的勤劳过往，留给后人的将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几经岁月，现在的村子里，也是难以见到过去炊烟升起时的景象，农家的柴火灶，已经用得不多。也许，旧的总是会被新的替换，无论我们心里是多么的不情愿，多么的舍不得。在旭日东升的时候，在当午日明的时候，在薄暮冥冥的时候，总能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总能闻到香味扑鼻的饭菜……